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

第一回

授劍術處女下山

盜法書袁公歸洞

# 卷十四

化化本無涯  
生信精靈能變幻

但是含情總一家  
旋風吹起活燈花

書名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 明 馮夢龍 增訂  
卷 卷十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靈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編號 D8672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72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話說大唐開元年間鎮潞地方有個劉直卿官人曾做諫議大夫因上文  
字打宰相李林甫不中棄職家居夫人曾勸丈夫莫要多口到此未免捨  
白幾句那官人是個正直男子如何肯伏氣為此言語往來上夫人心  
不樂害病請醫調治三好兩歉不能痊可忽一日夜間夫人坐在床  
上吃了大燈粥湯喚養娘收過粥碗只見跟燈昏暗養娘道夫人且喜好  
人道我有甚喜事且與我剔去則個也落得眼前明亮心上  
前將兩指拈起燈杖打一剔下紅燄俄頃燈花蕊兒落  
後起陣冷風吹得那燈花上旋右轉如一粒火珠相似養  
要子燈花兒活了說猶未了只見那燈花三四旋上得像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双紅堂  
小説  
109



1

85

86



取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卷十四

第三十回

彈子僧變化惱龍圖

爲人本分守清貧

命裏有時當自至

李二哥首妖遭跌死

非義之財不可親

不然好處反遭迤

話說溫殿直帶着一行做公的搶入面店內只見和尚下樓來溫殿直便  
 把鉄鞭一指教做公的捉這和尚那和尚見人來捉用手一指可霎作怪  
 櫃上主人攙掇的小博士并店中吃麵的許多人變做和尚溫殿直與  
 做公的也是和尚若干人你看我乜看你都斝了做公的看了不知捉那  
 個是得麵店裏面開一場吃麵的都自散了溫殿直看那主人家并衆人  
 依舊面貌一般看那店裏不見了和尚溫殿直即時教做公的分投去趕  
 發報子到各門上去如有和尚出門便教捉住即時溫殿直回府正值太  
 尹晚衙陞所打斷公事溫殿直當所唱喏龍圖太尹道我要你捉拿妖僧  
 事體若何溫殿直稟覆道使臣領相公台旨緝捕彈子和尚適來大相國



2996



寺前見一個行法的叫做杜七聖一刀剝下了孩兒的頭對門面店樓上有個和尚把那孩兒的魂魄來收了教他接不上頭杜七聖不勝焦燥就地種出一個葫荈兒來把葫荈兒一刀剝下半個那麩店樓上吃麩的和尚便滾下頭來和尚去樓板上摸那頭來接上了下面孩兒的頭也接上了使臣見這般作怪教人去捉只見那和尚把手一指店內人都要做和尚連使臣并手下做公的也變做和尚教使臣沒做道理處告相公這等妖人實難捕捉望相公台旨主裁龍圖太尹道我開封一府之王似此妖人在城之內恐生別事朝廷見罪於我即時分付該吏寫押榜文各門張挂一應諸處庵堂寺院人等若有拏獲彈子和尚者官給賞錢一千貫如有容留來歷不明僧人及窩藏隱匿不首發者隣佑一體連坐因此京城內外說得沸沸的却說東京市心裏有一個賣青果的李二哥夫妻两口兒在客店裏住方纔害了病起來沒本錢做買賣出來求見相識們要借二三百文錢做盤費當日出去借不得歸來悶已渾家道二哥你今日出去借錢如何李二道好教你得知今日出去借不得錢街上人關

哄七的經紀人都做不得買賣說昨日一個和尚在麩店樓上吃麩只他的頭骨碌七滾落地來他把手去摸着了頭雙手捉住耳安在腔子上依舊接好了做公的見他作怪一齊去捉他被那和尚用手一指滿店中人都變做了和尚一般模樣如今開封府出一千貫賞錢要捉這和尚原來這和尚三五日前曾騙了善王太尉三十貫銅錢叫做彈子和尚渾家道二哥真有這話李二道我方纔看了榜來如何在你處說謊渾家道把我們做買賣却不是好李二道胡說官府得知不是要處渾家道我包你請得一千貫銅錢便了李二道你怎的教我請得一千貫錢渾家道二哥好教你得知這和尚不在別處遠便十萬八千里近便在目前李二哥道在那里渾家道在間壁房裏李二道你見他甚麼破綻來渾家道間壁這個和尚來這里住有三個月了從不曾見他出去抄化也不曾見他與人看經每日睡到吃飯前後纔起來出去未到黃昏時候吃得醉醺醺的歸來我半月前因吃了些冷物事脾胃不好肚疼了要去後回房裏窄狹



有臭氣只得去店後面去上坑却打從他房門前過那時有已牌時候只見他房裏放出些燈光來我道這早晚兀自有燈望彼壁裏張一張時只見那和尚坐在床上渾身迸出火來和尚把頭抬一抬離床道頂着屋梁說得我不敢東廁上去便歸房裏來了這和尚必然就是妖僧李二哥道這事實麼渾家道我與你說什麼脫空李二哥道你且低聲不要走漏了消息分付了渾家出門一地裏逕到使臣房來却又不准入去只在門前走來走去做公的看見喝声道李二你有甚事不住在此走來走去李二道告上下男女有些机密事特來見觀察做公的應道你在門首伺候待我稟過方可入去適值温殿直正在所上做公的稟道告觀察賣果子的李二在門外走來走去我問他道有机密事要見觀察温殿直道叫他進來做公的出來引李二到所下唱了喏温殿直見了不敢驚他笑吟吟的問道李二哥有甚事來見我李二道告觀察男女近日病了不曾做得道路早間出來幹些閒事只見張挂榜文男女也識幾個字見寫着一貫賞錢捉妖僧歸去和渾家說渾家道隔壁歇的和尚是妖僧温殿直

不敢大驚小怪笑着道李二哥這件事却要仔細你夫妻兩個見他什麼

破綻來李二把渾家的言語說了一遍温殿直道這事却要實落你去補

一紙首狀來李二應了出來央做公的草了稿兒討一張紙親筆謄寫了

直入來當所遞了温殿直道如今這和尚在店裏麼李二道每日早飯後

出外到黃昏便歸温殿直道你且在這里坐下待我叫人去買些酒來與

你吃不多時買將酒來教李二吃了温殿直即同做公的來教李二向前

帶一行人離了温殿直家竟來客店左側一個開茶坊的舖裏坐了叫做

公的外面去看那和尚當日未有黃昏時候只見那和尚吃得醉醺醺的

跟七踉七搶將來李二慌忙入茶坊裏見温殿直道告觀察和尚來了却

好和尚走到茶坊門前温殿直指着一行做公的道捉這妖僧衆人發聲

喊正似皂鵬追紫燕猛虎啖羊羔一發都上把那和尚橫拖倒拽把條藤

索綁縛了衆人前後簇擁押着逕奔甘泉坊使臣房裏來有詩爲証

世間談事無如酒 一醉能吟萬事心

試看神通蛋和尚 何曾醉裏脫災殃



温殿直道慚愧幹辦得這場公事且教龍圖相公安心衆人把那和尚綑縛做銀鈍兒一般那和尚醉了不醒齣的睡着温殿直即時進府申覆太尹道妖僧已空下了本合押赴所前因這和尚大醉不省人事見在使臣房裏稟領相公台旨龍圖太尹見說教且牢固看守待來日早衙齣來温殿直出府到使臣房裏看那和尚酒還未醒分付衆做公的小心看守却說那和尚到半夜酒醒覺道好不自在開眼看見灯燭焰耀如同白日兩邊坐着都是做公的和尚問道這是那里做公的道這是使臣房裏又問做公的貧僧做什亥罪過將我來縛在這裡衆做公的情知這和尚是個妖僧不敢惡他內中有個年紀老成的做公的道和尚你不要錯怪了我們這是我們的職事我們家戶各有老小不去惹空頭禍因你客店裏隔壁賣果子的李二說你住了三個月不曾與人看經又不去抄化每日吃得醉醺醺的說你來歷不明因此我們來捉你和尚道我自官員府院裏齋我這也不干他事做公的道和尚沒奈何等到天明你自去大尹面前和李二分辦將來五更温殿直教做公的簇擁着和尚入開對

府的廊下伺候太尹出來公座甚是次第第一似水晶灯笼却如焰天臘燭早隸喝低聲温殿直押那和尚到所下唱了喏太尹看了李二的首狀看着和尚焦燥道耐你出家爲僧不守本分輒敢惑騙人錢財教獄卒取面長枷來把和尚枷了叫兩個有氣力的獄卒過來與我把這和尚先打一百棍却再審問他獄卒唱了喏將和尚腿上打不得三兩棍衆人發聲喊門子喝低聲喝他們且住大尹見枷窟裏不見了和尚却縛着一把苕帚太尹道怎有這般妖人方纔捉那和尚枷在這裡却如何是把苕帚正說之間只听得府衙門外有人發喊大尹驚問有甚事把門的來報道告相公有一僧人在門外拍手大笑道好個包龍圖無奈貧僧何包太尹听得說大怒道這厮敢如此無禮即時教人下手去捉這番捉着妖僧依例賞錢一千貫當時做公的奔出府門逕來捉這妖僧和尚見人來捉他連忙走到街市上不慌不忙擺着褊衫袖子去了做公的見了緊趕他緊走慢趕他慢走不趕他不走做公的趕得沒氣力了立住了脚只爭得十數步只是趕他不着衆人將趕到相國寺前那和尚在延安橋上望見衆人



趕來和尚連忙走入相國寺出門去了温殿直道這和尚走了死路好巧  
 被我們捉了分付一半做公的圍住了前後寺門一半向佛殿兩廊分投  
 趕捉只見本寺長老出來與温殿直見過了道告觀察本寺是朝廷香火  
 院觀察為甚事將着一行人手執器械來寺中大驚小怪温殿直道我奉  
 太尹相公台旨趕捉一個妖僧到敝寺中你莫隱藏了會事的即便縛將  
 出來長老道敝寺有百十眾僧都是有度牒的因挂搭僧到有寺中知客  
 不曾敢留過夜若是觀察趕到寺中必然認得此僧何不便捉了却來這  
 裏討人温殿直道這妖僧騙了善王太尉三千貫錢惹惱得一府人不得  
 安跡若不送出來等我真過太尹教你寺中受累說得長老慌了道告觀  
 察本寺僧都是明白的不是妖僧若不信時都叫出來教觀察一一點過  
 温殿直道最好長老即時鳴鐘聚集本寺百來僧眾教温殿直點視温殿  
 直同做公的看時都叫不是温殿直道長老我親自趕入你寺裏來如何  
 便不見了須是教我們搜一搜看長老道貧僧引路任從觀察搜看便了  
 從僧房裏到厨下净頭庫堂都搜不見轉身到佛殿上見塑着一尊六神

佛三個頭一似三座青山六隻臂膊一似六條峻嶺托着六件法寶温殿

直道寺內不塑佛像却為何塑那吒太子長老道那吒太子是不動尊

佛以善惡化人温殿直與眾人見殿上空蕩兀的只見那吒一行人在佛

殿門只听得佛殿上有人叫道温殿直包太尹教你來捉貧僧見了貧僧

如何不捉温殿直與眾人面頭看時却是那吒太子則聲眾人看那

吒太子是個五采粧成約有一丈五六尺高六隻臂膊那六樣物三顆頭

中間這顆頭張開口血淋淋的露出四個長牙叫道温殿直你來捉我去

唬得長老和眾人大驚道作怪也眾人要來捉那吒却又泥塑的如  
 何捉得他去那吒又叫道怎的不教人來捉我去眾人道議道莫不是  
 泥塑的那吒成了氣出來惱人么如今去真覆太尹須把那吒來打壞了  
 便不出外惱人長老道觀察這一個使不得那有泥神會說話無過是妖物  
 憑借作怪不干法身之事粧塑的工本大將他壞了日後難得成就温殿  
 直道既有妖物憑借作怪合該毀除了免成後患眾僧中一個有德行的  
 和尚合掌向佛前道龍天三寶可以護法逐遣妖僧出來不則恐壞了神



像禱祝已畢只听得外面有人拍着手呵哈大笑道觀察我在這裏何勞你費力一行做公的見了正是和尚發聲喊都來捉妖僧只爭得十來步遠只是趕不上那和尚引着一行人出了相國寺逕奔出大街來經紀人都做不得買賣推番了架子撞倒了檯床看的人越多了走來走去直趕出了城過了義官所將到市稍頭那和尚說道你衆人不要來趕了我貧僧自歸去了罷看着汴河裏將身一跳只听得一聲騰地响和尚攬入水裏去了那做公的道今番好了得自自死在水裏也省了許多氣力那汴河水滴溜也也似緊的衆人都道他的尸首不知流到那里去了温殿直只得回去稟覆太尹正值太尹在廝上打斷公事温殿直唱了喏把捉妖僧的事從頭說了一遍包太尹听了道耐這厮惱得我也沒奈何他得他自已在水裏死了也罷說猶未了只听得階下有婦人声叫屈太尹問道爲甚事叫屈婦人道告相公丈夫李二爲因首告妖僧已經捉獲到官反將我丈夫拘禁於今婦人也不願支賞錢只要放丈夫回家趕口度日出賜相公台旨太尹道一首告得寔合給賞錢與他如何把他監禁了

温殿直道不曾監禁他朝夕管待他酒飯留在使臣房中伺候相公台旨太尹教叫他出來温殿直即時到使臣房裏叫出李二到廝前太尹道既出榜文在先合給賞錢一千貫與他當時東京一貫錢值銀一兩李二是個窮經紀人平白得了一千貫錢非細的好了李二夫妻兩個當所領了賞錢謝了太尹出門回到店中有詩爲証

誰近龍圖手內錢  
妖僧不怕千金子

當時李二賴妻賢  
受用浮財得幾年

古往今來說話的總是一般沒錢便罷休有了錢便有沈待詔來攬撥張博士來相帮李二去相國寺前興一所房屋門前開張一個大果子舖夫妻二人豐衣足食時遇冬天當日有晌午前後生着一炉栗炭火安排了幾杯酒夫妻兩個正向火吃酒之間只見一個人走入來叫声李二郎有細果買些個夫妻二人却認得是和尚驚得都跌了和尚道李二郎你因貧僧如何得有今日快活我特來問你求一齋他夫妻兩個有一個會事的就出來拜謝了這和尚便齋他一齋打甚麼緊終不成他真個要



的齋吃他來試探你也未見得或者把幾句好言語指斷他求他離了我家便了李二夫妻却沒有這般見識千不合萬不合起個念頭道你這妖僧說你被做公的趕捉已跳在汴河水裏死了你却因何又來我家引惹是非你若會事快亡走去若少遲延我這里叫一声當地巡軍來捉你去吃官司不要怨我和尚道若奈何得我時捉了我多日了你首我吃官司我又周全你請了一千貫賞錢教你夫妻二人快活受用我來見你亡合當謝我倒發惡念頭要叫做公的捉我你這漢子甚不近道理且教你受些疼痛用手一指喝声道疾只見那李二向的火盆飛起來望李二臉上只一掀李二大叫一声忽然倒地渾家慌忙來救扶起看時栗炭火燒得臉上都是燎漿泡看那和尚時不見了李二被火燒得疼痛不可當沒錢時也只得自受休了因有了這幾貫錢便請匠人救治敷上藥越疼得緊叫了三日三夜煩惱得渾家沒措置處只見門前一個道人青山黃袍走到櫃邊叫聲抄化李二嫂道我家沒事時便與你而三個錢打什麼緊這裏人命交加却沒工夫與你先生道娘子你家中有些事李二嫂道好教

先生得知被一個妖僧把我丈夫潑了一臉火燒起許多燎漿泡敷上藥越疼斗了三日三夜只怕要死先生道貧道收得些湯火藥敷上便不疼瘡磨便脫落屢試屢驗救了許多人李二嫂道休言便好只要止得疼痛時自當重亡相謝先生道你去請他出來就取些水來李二嫂入去扶出李二把碗水遞與先生亡亡把一個藥包抖些藥物放在水裏用鷺毛蘸了敷在瘡上李二歡喜道好妙藥就是鋪冰散雪的便不疼了先生道這一個不為奇妙即時下落瘡磨教你無事你意下如何李二道若得恁地感謝先生亡亡道此乃熱毒之氣你可出外面風涼處吹着瘡磨即便脫落李二依先生言出街上來先生教李二坐在凳上先生看着李二道你叫三声瘡磨落這瘡磨便落下來李二听得好歡喜盡性命叫了三声只見那李二坐的凳子望空便起去那相國寺十丈長的幡竿頂上不歪不偏端亡正亡閣一個住街上人見了發喊起來李二嫂出來看見吃了一驚道苦也亡亡先生我丈夫如何得下來先生道不要慌我教他下來教你認得我則個那先生脫了黃袍除下青巾李二嫂仔細看了一看唬得叫



聲苦不知高低。來却是妖僧那和尚道你丈夫不近道理一心只要害我却又害我不得我且教他在旛竿上受些驚恐街上人哄也鬧也都來看內中有做公的看見道見今官司明張榜文堆塚賞錢要捉妖人這和尚又在這裡逞妖作怪須要帶累我門做公的與當坊里甲一齊來捉這和尚那和尚望人叢裏一躲便不見了衆人道自不曾見這般蹊蹺作怪的事那李二緊忙的坐在旛竿頂上下又下來不得衆人商議救他又沒有這般長的梯子驚動了滿城軍民都道這和尚却也利害這個人如何得下來却說當坊巡軍飛也似來報包太尹包大尹即時坐轎來到相國寺裏下轎排開椅桌坐在殿前抬起頭來看時見李二坐在旛竿頂上兒子上高声叫救人包太尹尋思沒個道理救他下來教叫他妻子來問他李二嫂向前拜了包太尹問道你丈夫爲何緣故得在上頭可對我實說李二嫂把和尚投齋潑火的事道人敷藥的話一一說了包大尹道耐妖僧恁般無理若今次捉住斷然不與干休說猶未了佛殿上一壁廂走出一個和尚來到大尹面前唱個喏包太尹睁着眼問道和尚你有甚事

來見我和尚道貧僧有個道理教李二下來包太尹道吾師若救得李二下來當以齋供相謝只見這和尚輕忙的溜上旛竿雙手抱着李二高叫道包龍圖你是清正的官我貧僧不敢來惱你我自聞善王太尉化得三千貫錢干你甚事你却要來捉我也無可報答你還你一個李二從空中把李二直攙下來衆人發聲喊响那李二時正是身如五鼓銜山崩命似三更油盡燈滅畢李二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胡永兒賣泥蠟燭

王都排會聖姑

妖邪法術果通靈

賽過仙家智畧精

且看永兒泥蠟燭

黃昏直點到天明

話說這李二不合為這一千貫錢首告那和尚既得了賞錢做貨本開個果子店和尚來投齋理合將恩報恩反把言語來惡了他當日被那和尚從旛竿頂上直擻下來正在包龍圖面前龍圖看時只見李二頭在下脚在上把頭直撞入腔子裏去嗚呼哀哉伏惟尚享李二嫂大哭起來免不得教人扛抬屍首回去殯殮不在話下却說那和尚在旛竿頂上凳子高處坐着看的人上山人海越多了許多人喧嚷起來手下人禁約不住龍圖看了沒個意志捉他要使刀斧砍斷這旛竿諸處待寺院裏旛竿都是木頭做的惟有這相國寺旛竿是銅鑄的不知當初怎的鑄得這十丈長的原來相國寺裏有三件勝跡佛殿前一口井有三十丈深頭髮打成的索黑漆吊桶硃紅字寫着大相國寺公用忽一日斷了索子沒尋吊桶處



以後有人泛海回來到相國寺說道我為客在東洋大海船上只見水面  
 上浮着一個弔桶水手撈起來看時硃紅字寫着大相國寺公用正看之  
 間風浪大作幾乎覆船隨即許了送還弔桶風浪即時平息因此來還弔  
 桶愿心方知那口井直通着東洋大海相國寺門前有條弔橋叫做延安  
 橋在橋上看着那座寺如在井裏一般及至佛殿上看着那條橋比寺基  
 又低十數丈併這條橋竿是銅鑄的截不得鏟不得共是三件勝跡只見  
 那和尚在旛竿頂上將言語調戲着包太尹包大尹甚是焦燥沒奈何他  
 處猛然想了一計教去營中喚一百名弓弩手來听差的即時叫到包太  
 尹教圍了旛竿射上去那弓弩手內中有射得好的射到和尚身邊和尚  
 將襦衫袖子遮了包太尹正沒做理會處只見温殿直手下做公的冉貴  
 跪上稟道小人有一愚計獻上可捉妖僧包太尹道你有什么道理冉貴道  
 他是妖僧可將猪羊二血馬尿大蒜蘸在箭頭上射去那妖僧的邪法便  
 使不得了包太尹听说大喜命取猪羊二血及馬尿大蒜手下人分頭取  
 來包太尹教將來攪和了教一百弓弩手蘸在箭頭上一声梆子响眾弩

齊發不射時萬事俱休一百箭齊射上去只見寺內寺外有一二千人發  
 声喊見這和尚從虛空裏連斃子跌將下來眾人都道這和尚不死也殘  
 疾了那佛殿西邊却有一個水池這和尚不偏不側不歪不斜跌在水池  
 裏眾做公的即時拖扯起來就池子邊將一桶猪羊血望和尚光頭上便  
 澆把条索子綁縛了包太尹便坐轎回府陞所教押那和尚過來當面包  
 太尹道耐你這妖僧敢來帝座之下使妖術攪害軍民今日被吾捉獲  
 有何道理叫取第一等枷過來將和尚枷了教押下右軍巡院詢問鄉貫  
 姓氏恐有餘黨須要審究明白一併拿治太尹分付了自去歇息這和尚  
 滿身都是尿血搏住了使不得法術被一行做公的押出府門到右軍巡  
 院裏將太尹的話對推官說了推官道我奉太尹台旨勘問你這妖僧踪  
 跡你必有寺院安歇同行共有幾人却也好問你不得教獄卒拖番拷打  
 獄卒把和尚兩脚吊在枷梢上是關閹不得着實打了三百棍子那和尚  
 不則一声也不叫疼推官低頭仔細看時只見和尚剃七的睡着推官道  
 却不作怪教獄卒且監在獄中少停再帶出來勘問一日三次拷打獄卒



打得無氣力這和尚一如無物只是不則声若打他時他便睡着了推官  
 勘問了十來日無可奈何只得來稟太尹道蒙台旨勘問妖僧今經數日  
 每日三次拷打但打時便睡着了這般妖僧實難勘問若停畱獄中恐有  
 後患謹取台旨包太尹道似此妖僧停畱則甚即時文書下來將妖首擬  
 定條法推出市曹處斬推官教押那和尚出來逕奔市曹犯由牌上寫道  
 不合故殺李二又不合於東京興妖作怪擾害軍民依律處斬犯人一名  
 彈子和尚京城內外住的人听得說出妖僧經紀人不做買賣都來看只  
 見犯由牌前引棍棒後隨劊子手押着妖僧離了右軍巡院看的人挨擠  
 不開且說一行人押那和尚看着來到市心裏不遠和尚立住了脚劊子  
 手道前頭去做好人如何不行和尚道衆位在上貧僧一時不合攪擾太  
 尹有此果報告上下前面酒店裏有酒討一碗與貧僧吃了棄世也罷劊  
 子手料得沒事可憐他是將死之人只得去酒店裏討了一碗酒把木杓  
 盛了教他吃和尚將口去木杓內吃了大半衆人擁着了行將次到法場  
 上原來和尚含着一口酒望空一噴只見青天白日風雨不知從何處而  
 來一陣風起黑氣罩了法場瓦石從人頭上打將來看的人都走了不久  
 時風過黑氣散了獄卒劊子手并斬官一行人看那和尚時逆斷了索  
 子不見了四下裏搜尋那有個影兒正是鰲魚脫了金鈎鈎擺尾搖頭再  
 不來有詩為証

和尚生來忒怪異  
 縱教勾酒不容兌

捉時煩難去時易  
 未必光頭便落地

上至監斬官下至獄卒劊子手都煩惱走了這和尚恐怕太尹見罪我們  
 這一行人都要受苦免不得回開封府報知太尹龍圖聞報即時陞所監  
 斬官帶着一行人請罪此時龍圖知道妖人出見朝廷要動刀兵不肯  
 教人胡亂喫官事發放一行人自去呈夜寫表申奏朝廷教就小時還好  
 治理若日久妖人聚得多時恐難剿捕朝廷降旨遍行諸路鄉村巡簡可  
 用心緝訪剿捕文書行到河北貝州七衙前懸挂榜文那個去處甚是熱  
 鬧有一個婦人戴着孝手內提個籃兒在州衙前面走來走去五七回這  
 婦人若還生得不算好時也沒人跟隨看他十分打扮大有顏色到處



有這般閑漢問道姐也我見你走來走去有五七遭爲着甚事婦人道實不相瞞哥也說媳婦因歿了丈夫無可度日有一件本事要賣三五百錢把來做盤纏那人又問道姐也你有甚本事得賣婦人道無甚空地賣不得若有個空地纏好賣那人與他趕起了衆人吹的撲的道這里好也曾有人在這里打野火兒過在這里做好那婦人盤膝在地上坐了看的人一來看見這婦人生得好二來見婦人打野火兒的便有二三十人圍住着都道不知他賣什底只見婦人見衆位在上媳婦不是路岐也不會賣自出來賺二三十文錢使那個哥也我替你去討不多時討將一碗水來何用婦人揭起籃兒晃晃也拿出一把法只見婦人把刀尖去地上掘些土內用水和成一塊籃內取幾條竹棒成一枝燭安在地上又捏一塊泥再

把一條竹棒兒捏成一枝燭來霎時間做了十來枝都安在地上看的人相挨相擠冷笑道沒來由我們倒吃這婦人家耍了引了這半日又沒甚花巧裂也缺也的捏這幾枝泥燭纔要他何用有的人道你們且閉嘴看他必有個道理只見婦人將剩的半碗水洗了手揩乾淨了看着一夥人道媳婦因歿了丈夫無可度日不敢貪多只要賣三文錢一枝這十枝要賣三十文足錢每一枝燭就上前點起直可以點到天明看的人都笑道這姐也把我貝州人取笑泥做的蠟燭方纔做的兀自未乾如何點得着沒人來買又道你這貝州人好不信哥也替我取些火來有一個沒安死坊裏討些火種把與婦人那婦人去上燂着去泥蠟燭上從頭點着一夥看的人都喝采道好妙劇術一枝溼的泥蠟燭便點得着又只要三文錢一枝那里不使了三文錢有好事的取三文錢把與婦人也收了錢拿一枝過來吹滅了遞與買的霎時間十枝燭都賣了婦人抬起身來收拾了刀和碗入籃內與衆人道個萬福



便去了到明日婦人又來空地上來人都簇着了看婦人道昨日生受賣得三十文錢過了一日今日又來煩惱眾人道真個作怪昨日三文錢買了一枝泥蠟燭却好點了一夜比點灯又明亮倒省了十文錢油婦人在場子上討些水掘些泥又做了十枝泥蠟燭衆人道不須點了都爭着買了去婦人又賣得三十文錢自收拾去了已後逐日來賣做不落手便有人買去了每日只賣十枝賣了半個月開動了貝州一州人都說道有一個婦人在州衙前賣泥蠟燭且是耐點又明亮當日這婦人正攤場做得一半州衙裏走出一個人來衆人看時都是個有請有分的人姓王名則見做本衙排軍那人怎生模樣

鳳眼濃眉如面黃須白面高顴骨垂過膝闊雙肩只尺身材壯健善會開弓發弩更兼使棒拳拳一生志氣在人前王則都排出現

這王則的父親原是木州一個大富戶因信了個風水先生的說話看了一塊陰地當出大貴之子這塊地就是隣近人家墓過的王大戶欺他家貧種放些債負故意好幾年不算累積無償逼要了他的地掘起屍棺

把自家爹娘靈柩葬在上面自墓過之後媽也劉氏一連懷八遍胎只第一胎是個女其餘七胎都是男那王則是第五胎生的臨產這一夜王大戶夢見唐朝武則天娘也特來他家借住說道你家合生有福之男與基立業昌大門閭醒來時恰好媽也生下孩兒王大戶大喜取名王則小名叫做五福兒以記夢中之兆從小伶俐五歲時便會讀書一日外祖劉太公到來看見大小挨肩的七個甥兒甚是歡喜只有五福兒聰俊出一對道小孩兒五歲聰明冠世王則應声道大丈夫一朝富貴驚人劉太公誇好又出一對道一母八胎生七子小者如虎大者如龍王則又對道單鎗獨馬領三軍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劉太公大驚道此子雖然穎異必非安穩保家之人囑付女婿道五福兒若長成休得教他拳棒恐怕他不學本分爲家門之累又一日王則在街上頑耍遇一個過往的相士立住脚定睛看了他一回說道此兒骨法非常將近三旬必然大有際遇只是則尅太重須尅盡六親蕩盡祖基方纔發福又着看一看道只可惜有始無終好子進去傳與王大戶听了王夫戶正走出來要細問時那相士已自去了



果然王則到七歲時父親一病而亡以後六個弟兄接連患病死個乾淨  
母親劉媽也不勝痛苦也病死了单七剩得一身有詩為証

不料多男盡一亡

獨留五福敗門墻

形家未必全無在

陰地何如心地良

此時劉太公也故了並無親族尊長拘善到十五六歲生得身雄力大不  
去讀書專好聞雞走馬使鎗輪棒供養多少教師在家又喚巧手匠人在  
背上刺五個福字還有一件喜的是百般術法逢着就學只是小七戲耍  
法兒不曾遇得個明師傳授什麼大本領然雖如此這裏頭也不知費了  
多少錢鈔還有一件從小好的是女色若見了個標致婦人寧可使百來  
兩銀子一定要刮他上手其他娼家窩戶自不必說又有一班閑漢幫他  
使錢這裏頭又不知費了多少錢鈔過了十來年把個家業費得罄盡房  
子山地也都賣來花費了单靠着本身本事在本州充做個排軍頭兒在  
州衙後巷賃下一所小七民房居住從幼娶得一房媳婦並無生育前二  
年也被他惹了依舊剩個单身他只在娼樓妓館及落脚人家走動不曾

又嫌好道歉正是志高 想也沒個肯把老婆與他偶不有肯與他的他偏

人慷慨結交沒錢時寧 舞滿意運晚未逢時說起來他也有節好處為

大酒大肉價同吃若是 可束了肚皮過日一有錢鈔在手三兄四弟終日

惧他又喜歡他閒話休 敘這一日王則五更入衙画卯幹辦完了執事出

來見州衙前一夥人圍 看了看王則掂起腳來望一望見一個着孝的婦

人坐在地上仔細看時 但見

身穿縞素腰繫麻裙 不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懶染翠珠生定天姿秀

麗雲鬢半整如西子 初病搥心星眸轉波若文君含愁听曲恰似嫦娥

離月殿渾如織女下 瑤池

王則就問跟隨的人道 這婦人在此做甚的跟隨人道久聞得這婦人在

此賣泥蠟燭王則道我 日逐在官府衙內听得說多日子道是一個婦人

賣泥蠟燭我那一當 官執事的人說也曾買來點且是明亮我便是

問怎的喚做泥蠟燭跟 隨人道說起來且是驚人那婦人在地上掘起泥



來把水和了捏在竹棒上似蠟燭一般焐着燈便着從上燈時點起直到天明王則听了心裏思忖道却也作怪我從來好些劇法術這一件却又驚人乃挨身入人叢中看那婦人都做完了把水洗了手道我這蠟燭賣三文錢一枝人也都爭搶要買王則道且住你們都不要買眾人都認得王則是有請的人他叫声不要買人都不敢買婦人抬起頭來看見王則便起身來叫声萬福王則還了禮王則道你把泥來做蠟燭如何點得着婦人道都排在上媳婦在此賣了半個多月了若點不着時人却不來問我買每日做十枝只是沒得賣王則道不要要我扯起衣襟在便袋內取出三十文錢都買了婦人將蠟燭遞與王則王則道且住買將去點不着時枉費了錢不是我不信事真個不曾見且點一枝教我看婦人道這一個容易都排教人去討火種來王則教跟隨的去討個火種遞與婦人婦人灸着發燭兒將十枝泥蠟燭都點與王則看王則看了喝采道好果然真個驚人這十枝蠟燭我又不要你們要的都將去去眾人都拿了去婦人起身收拾了刀碗安在籃裏向眾人道個萬福自去了王則打發了跟

隨人先回自己信步隨着那婦人王則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道這婦人不是我貝州人想是在草市裏住的且隨到他家用些錢學得這件法術也好只見那婦人出了西門過了草市只願行去王則道這婦人既不在草市裏不知在那裏住又行了十來里不認得這個去處王則道這婦人是個蹺蹊作怪的人我且回去待明日看那婦人來賣時問他住處便了轉身却待取路回來看時不是來時的舊路只見漫天峭壁峰巒高山當住來路歸去不得又沒人行行走正慌之間只見那婦人在前頭高聲叫道王都排不容易得你到這裏如何便要回去說得王則戰戰兢兢向前道娘子你是誰婦人道都排聖姑也使我來請你去論大事你不要疑忌我和你回去則個王則道却不作怪欲要回去耐耐迷失了路只得且隨他去同行入松林裏良久轉過林子見一座庄院王則問道這裏是什麼去處婦人道這裏是聖姑也所在等都排久矣王則到得庄前庄裏走出兩個青衣女童來叫道此位是王都排亥婦人道是青衣女童道仙姑等你久矣引着王則逕到所下真道王都排請到了王則見一個婆也頭戴星冠



身鶴盤坐在所上婦人道此乃聖姑也何不施禮王則就所下參拜了聖姑也教請王則上所三位坐定教點茶來茶罷聖姑也教女童置酒管待王都排王都排心局志氣甚是歡喜對聖姑也道王則有緣今日得遇仙姑不知仙姑有何見教聖姑也道且一面飲酒與你商議如今氣數到了你應着天數合當發跡河北三十六州有分教你獨霸王則道仙姑莫出此言官中耳目較近王則是貝州一個軍健豈敢為三十六州之主聖姑姑道你若無這福分時我便不着人來請你只恐你錯過了機會可惜了更有一事恐你隻身無人相助成事指着賣泥爛爛的婦人道吾有此女小字永兒尚是女身與你是五百年姻眷今年二十八歲渾家去年死你意下如何王則心中不勝歡喜思忖道我今年二十八歲渾家去年死了尚不曾繼娶今日仙姑把這美婦人與我豈不是天緣奇遇王則道感謝仙姑厚意焉敢推阻王則幼小時曾遇着一個異人相我道年近三十必然發跡今日蒙仙姑抬舉果應其言只是一件耐耐貝州知州史及王則取辦一應金銀綵帛物件俱不肯還舖行錢鈔書畫諸行百業那一個

不怨恨唾罵近日本州兩營官軍過又三個月要開支一個月請受他也不敢欲待與他爭競他朝中勢力大和他爭競不得與王則一般一輩的人不知吃他苦害了多少我們要祛除一個虐民官尚且無力量如何幹得大事聖姑也笑道你獨自一個如何行得必須仗你的渾家他手下有十萬人馬相助你成功王則笑道我聞行軍一日須費千金暫歇暫停江湖絕溜若有這許多軍馬須用若干糧食草料庄院能有多少大這十萬人馬安放在那里聖姑也笑道我這里人馬不用糧草亦不須屯劄有急要用便用不用時便收了王則道恁的時却好聖姑也道我且教你看我的馬則個聖姑也教永兒入去撥出兩隻小籠兒來一籠兒是豆一籠兒是剪的稻草永兒撮一把豆撮一把稻草把來一撒喝声道疾就變做二百來騎軍馬在所前王則看了喝采道既有這剪草為馬撒豆成兵的本事何憂大事不成正說之間只听得庄外有人高聲喊道你們在這里好做作官司現今出榜捕捉妖人你們却在此剪草為馬撒豆成兵待要舉事謀反說得王則大驚如分開八片頂陽骨領下半桶冰雪來真所謂

机謀未就怎知意外人听計策縲施却早蕭牆禍起正是會施天上無窮計難避隔窓窃听人畢竟那里來的是誰且听下回分解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卷十五

第三十二回

夙姻緣永兒招夫

散錢米王則買軍

人言左道非真術

只恐其中未得傳

若是得傳心地正

何須方外學神仙

話說王則正在草廝上看軍馬說話之間只听得有人高叫道你們在此舉事謀反王則驚得心慌膽落抬頭看時只見一個人生得清奇古怪頭戴鐵冠脚穿草履身上着皂浴緋袍面如噴血目似怪星騎着一隻大虫逕入庄來聖姑道張先生我與王都排在此議事你來便來何須大驚小怪先生跳下大虫喝聲退那大虫望門外去了先生與聖姑施禮王則向先生唱了喏先生還了禮坐定聖姑道張先生這個便是貝州王都排後五日你們皆為他輔助先生對王則道貧道姓張名奮常聞聖姑說都排可以獨伯一方貧道幾次欲要與都排相見恐不領諾不敢拜問聖姑如何得王都排到此聖姑道我使永兒去貝州衙前用些小術